

东方英作品集

义剑神拳

下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义剑情拳

(下集)

东方英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 01 号

责任编辑:龚娅琼

封面设计:吴 锋

义 剑 情 拳

东方英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兰州市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30 印张 字数:46 万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6-01414-8/I·97

全三册定价:28.80 元

目 录

(第三册)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回 | 武林隐祸 | ····· | 438 |
| 第十三回 | 不白之冤 | ····· | 465 |
| 第十四回 | 假冒为恶 | ····· | 501 |
| 第十五回 | 奇功制敌 | ····· | 543 |
| 第十六回 | 侠府除凶 | ····· | 581 |
| 第十七回 | 直捣黄龙 | ····· | 627 |

人，却要遨游中原。”

谭喻隆道：

“他既然要你带路，应该好好的待你才是，怎的会那样……”

刘远星苦笑一下，接道：

“是我逃了两次，都是被他们抓到，万花楼上，是我第三次逃走，又被他们抓了回来，如不是谭二少侠出手相救，唉！老朽必将要皮肉受苦了。”

郭金河道：

“你为什么要逃呢？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堂堂华夏臣民，怎甘为夷人所困，勿怪刘老前辈要逃了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这自然是原因之一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还有别的原因么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有！那孟王子虽然处处要学上国礼义，但却始终未脱去夷人的野性，而且他的武功怪异，自成一派，和人一动上手，必然使对方血溅当场，才肯住手，而且被杀之人，大都是胸腹先伤，肚破肠流，惨不忍睹，老朽曾亲眼看到他杀害了数十位中原武林同

道，那些人，又大都是老朽相识，老朽实不忍残杀我的同道，但又无能阻止，只有逃走一途了。”

葛继柱奇道：

“有这等事了！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老夫说的句句实言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这个孟王子进入中原，并未遨游，恐是别有所图了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老朽也这么想，但却始终无法找出他们用心何在？”

谭喻隆道：

“孟王子既然是一个残酷嚼杀之徒，何以我连伤他三个属下之后，他竟然全无怒意，而且曲意结交，相赠宝刀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这就更叫人寒心了，那些人都是来自南荒千里追随他的属下，四伤其三，他竟然全无体惜报仇之意，实是大背常情……”

葛继柱接道：

“是了，这孟王子此番进入中原，似是存要结交一些武功高强之人，有所谋图，不过，他忽略了，咱

们中土武林道上仁义二字，那不是金钱，宝刀所能换得。

刘远星道：

“葛少侠言之有理，但老夫的看法，却和葛少侠有所不同！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有何高见，只管请说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就老夫观查所得，那孟王子似是一位心机其深之人，他似是胸已成竹，南荒擅用蛊毒，孟天王更是放蛊的能手，孟王子自然是早已承继了那孟天王的衣钵。”

葛继柱吃了一惊，道：

“老前辈之意，可是他籍故攀交曲意奉承，然后，趁咱们戒备稍松时，暗中施下蛊毒？”

刘远星点点头，道：

“老朽确有此疑，他随身携带了四个苗女，个个貌美如花，老夫足迹虽然未到南荒，但我听说过夷人风俗，擅于放蛊者，多为美艳少女，她们亦用此作为俘据，控制情郎的手段，老夫暗中观查许久，发觉他们携带之物，有一件形如木箱，但却用黑布包起，似极珍贵，由那个美艳的苗女保管，老夫虽然对那事物怀疑，但却没有查看的机会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好恶毒的手段！”

郭金河却似是大感兴起，说道：

“苗女放蛊的事，在下曾听得家师谈起，一则我们那时年龄幼小，不明所以，早已忘去大半，老前辈似乎对苗亦蛊毒，了然甚深，可否再说的详细些，小辈们能够多一份了解，也好多一分防范之法。”

刘远星苦笑了一下，道：

“苗女放蛊之事，虽然在中原多有传说；但真正能够知晓详情的，确也不多，老夫所知，都已经说出来了。”

葛继柱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

“江湖上黑，白两道中人都隐蔽不出，南荒蛮王，却遣人来中土作怪，这中间的原因实在有些费解了。”

一直很少说话的陈家麟，忽然接口说道：

“刘老前辈，照你的说法，中原道上武林人物，大都如投海石，失踪不见，那孟王子，又怎会一下子杀害了数十位中原人物呢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问的好，这才是老夫最重要的逃走原因，老夫当初之时，亦不知晓那孟王子的用心何在，在他迫使之下按址寻往，找出了数十位武林同道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黯然一叹，滚下了两行老泪，接道：

“如非我带人找到了他们，这些人又怎会身遭惨死呢？”

葛继柱神情严肃起来，两道剑眉耸动，透出一股肃然之气，沉声说道：

“老前辈，就孟王子生性嗜杀，但他也不致化费了多少工夫，找出一些武林同道，将他们全部杀死啊！”

刘远星怔了怔，道：

“对！老夫一直在为死者哀痛，竟然没有深思此事，这中间，自不会全无有原因！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是唯一目睹经过的人，不妨认真想想，这中间，定然有什么隐密？”

刘远星沉思许久，忽然一拍大腿，道：

“是了，孟王子害死他们之前，曾经和他们密谈很久，而且还放了三个人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放走了三个人，这中间就大都内情了。”

陆国祥一掌击在木桌子上，道：

“五年前，夜袭忠义侠府，无数江湖高手，联袂起来，这些人呢？”怎么一个个都躲了起来，任凭一个南蛮子和几个属下纵横中土，竟然无人拦阻？”

刘远星沉吟一阵，道：

“似乎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一个个都失去了踪迹，但如是早生戒心，归隐林泉的人，似乎是都还能保全性命，孟王子却在我武林同道，大部失去踪隐之后，来到中土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江湖路上，只是有人不让我们在江湖上活动而已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对！但什么人这么大力量呢？一下子能使江湖上百多家户，个个掩旗息鼓，不在江湖上走动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襄阳府距离武当派不远，这等重大的事，武当派应早知晓了？”

刘远星点点头，道：

“武当派应该知道，但老夫却未听说过他们有什么举动。”

事情愈来愈奇怪！整个江湖，似是被一个巨大的力量钳子钳住，迫得路断人稀。

谭喻隆似是想到了什么重大之事，高声说道：

“刘老辈，你几时见过五湖钓罗学楚了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一月之前吧！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那时候，老辈是不是和孟王子在一起？”

刘远星点点头，道：

“我们在途中相遇，罗学楚仍然头戴竹笠，芒履，手执青竹鱼杆，跨下多了一匹健马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孟王子瞧到罗学楚么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应该是瞧到了。”

谭喻隆道：

“那孟王子到处找中原高人厮杀，怎会放过罗学楚这等高手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也许是那罗学楚一身渔人装束，瞒过孟王子的眼睛，但老夫却瞧出了罗学楚精神健朗，满面红光。”

葛继柱忽然站起身子，来回在房中走动，一面说道：

“老前辈，这襄阳附近，还有什么息隐的高人么？”

刘远星摇摇头，道：

“这本是令师的地盘，忠义侠出事之后，武林中即开始了一场诡奇的变化，人人自愿不问，谁还有占地为雄之心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看来咱们只有一条路走了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那一条路？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上武当山去，以武当派之人多，耳目之广，应该对目下江湖这等怪异情势，有所了解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江湖上这等大变，武当派自应知晓，不过近几十年来，武当派老成凋谢，人才式微，虽未到山穷水尽之境，但他们实已无力保护江湖正义，大变如期，仍不见武当派有所举动，只怕去了也是白去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照老前辈的说法，咱们岂不是束手无策了！”

刘远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

“你们四位的用心何在？还是不太清楚？”

这一问，倒是把葛继柱等问得一怔。

谭喻隆道：

“不错，咱们要做些什么事呢？”

郭金河道：

“自然是寻找上术袭孙府的首脑，元凶，以及寻找师父，师母的下落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如若诸位只是要寻找令理由夫妇的下落，那就

别多管闲事，免得招来麻烦。”

葛继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

“老前辈说的虽然有理，不过小辈觉着忠义侠府被袭和家师，家母的失踪，似乎是和目下江湖情势，都有着连接关系，如是把范围想的大一些，连那孟王子进入中原之事，似乎一些有关连。”

刘远星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昔年江湖之上，亦曾发生过震动武林的大事，但就老夫所闻所知，从未有像今日这等情势，整个江湖，似乎被一层神秘的愁云惨雾笼罩……”

他忽然举手托起胸前花白长须，接道：

“老夫这把年纪了，生死之事，早已看淡，如是诸位真有拨开疑云，追查内情之心，老夫愿拚了这条老命，助几位一臂之力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那很好，老前辈如肯相助，小辈等极愿一试，不过，目前情势太过神秘，咱们简真无法着手！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就老夫所知，一直把持长江水道的排教，似乎还未受这次江湖诡变的影响，如其上武当山一行，倒不如到排教打听一番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可惜，小辈和排教中人，素不相识，是打听事

情，就算一个排教弟子，亦觉着无从下手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百年以来，排教一直是个半隐密的组织，他们教规森严，又很少和牙林同道交往，近二十年来，教中出了才能之士，而且又极安份，以长江水道为主，规规矩矩的做着运输生意，人不犯他们，他们决不犯人，老夫昔年倒结识了几个排教中人，愿带四位去排教一行，也许会出一点媚目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距此很远么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长江中下游，绵连几千里，都有排教中人，这襄阳又是他们一大要站，随处都可打到他们，只不过，不知他们教中连络之法，就算他停在你的眼前，你也无法认出来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家师昔年对小辈亦曾提过排教的事迹，似乎这一门户，有甚鬼异之术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好！老夫这就去连络一下，看看是否安排个会唔的机会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孟王子还在襄阳，老前辈一人的行动不便，我

要两位师弟联同去一趟如何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好！事不宜迟，老夫这就动身。”

葛继柱点点头，道：

“国祥，金河，你们陪刘老前辈走一趟吧！”

陆国祥，郭金河应了一声，提起兵刃，护拥着刘远星离开了客栈。

大约一个时辰，刘远星带着陆国祥等重回客栈。”

葛继柱起身相迎，道：

“老前辈已经见到排教中人了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幸未辱命，老夫已和他们取得联络，适巧他们一位坛主到此，约五位今夜到他舟中一叙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怎么？他们住在船上。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是的，排教中人，大部以船为家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咱们几时去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二更时分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好！现在时间还早，咱们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，

二更之前动身。”

二更时分，五人在刘远星带领之下，行到了湘江岸畔。

这是没有月亮的黑夜，几个人停身之处，亦是码头，看起来十分幽静。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，他们会来么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会！排教中人一向是言而有信。”

语声刚落，不远暗影处，忽然传过来一阵低沉声音，道：

“是刘镖头么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正是区区在此候驾。”

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应声行了过来，打量了六人一眼道：

“六位都要去么？”

刘远星道：

“不错，在下已和贵教讲好了。”

那大汉点点头，道：

“好，小弟给诸位带路。”

六人跟在那大汉身后，行到江边水际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只见一条小舟，早已靠岸等候。

船上两个摇橹大汉，早已就位待客。

几人登上小舟，小船立时离开，驶向江心。

只见一艘双桅大船上，竟然未燃一盏灯火。

小舟近旁大船而停，摇橹大汉吹出三声两长一短的竹哨。

片刻之后，大船上传下人声，道：

“六位请上船吧。”

刘远星当先跌上大舟。

葛继柱等紧跟而上。

甲板上站着一个人全身轻装的青年汉子，一抱双拳，问道：

“那位是刘总镖头？”

刘远星抱拳应道：

“区区便是。”

黑衣青年道：

“敝坛主在仓中候驾。”

刘远星道：